



## ◆护法居士介绍 - 陈和锦居士

### ◆何谨简介◆

- ◆原名陈和锦，1959年出生于马六甲。
- ◆曾在生活出版社，《中国报》任职，也是《南洋商报》前副刊主任。
- ◆早期曾以“荒漠”一名撰稿，常用笔名有“何谨”和“河井”。
- ◆接触佛法后，致力从事佛教文学创作，一手筹划出版南洋佛学版《登彼岸》（前名《慈航》），佛教杂志《慈悲》和《福报》。
- ◆著有散文集《一碗潮州粥》，散文合集《守候着的鼓声》，报导合集《大马名人专访》，佛教散文《平常心》，人物传记《大宝法王传奇》，其作品已收入多部文学选集。
- ◆2003年9月13日，早上8时许不幸心脏病突发逝世，享年44岁。  
《摘自：普门第36期》

### 平常心无常风 生命在呼吸间 生命竟如斯脆弱！

9月13日早上，一开电话就接到浪子师兄的电话，一楞：“何谨已往生！”震惊、错愕，一颗心还未伏定，受促赶往医院，一路上，我和内子一句话都没说，内心无限起伏，这怎么会是事实？

到了医院，容不得想太多，只想协助秋红师姐，以求能办妥出院手续，尽快把遗体领回。

终究要回到现实，看着那么多佛友、佛教团体齐来瞻仰、助念，何谨有如此福报，身为朋友，也感安慰！

望着灵堂上何谨的遗照，想起以往共事种种，脑海涌现他熟悉的身影、语调，历历在目。

1985年11月，我加入南洋商报，何谨比我早几个月加入，让相识到共浮沉，这份友情更弥坚固！

从不同部门，到他成为我的部门上司，13年光景，公务上共事，他确是一位尽责的上司，处理问题上，他有自己一套原则，而且，对任何人与事，他都有极强分析力，我从他身上，学习了如何处理事务，这一点，获益良多。

过了几年，约是 1991 年吧，何谨开始接触佛法，这其中的转变，我算是其中一位见证人；他烟也不抽，常听他提起许多修行大德的事迹，渐渐的他持素，学佛路上，他是诚实与精进的。

虽然一心向佛，但他采取的是循序渐进，不狂热，却很理性，并以开阔宽容的态度对待自己与别人，常听他提起所接触的善知识，学佛路上的因缘种种，语气一如既往，不激情、不煽动，缓缓道来，反而更令人动容！

一次，伯母入院治疗，他请假陪伴，我去探病，他坐在旁侧，手里拿着一本《药师经讲要》，既做功课，也给妈妈祈福。

我们常在工余，相约喝下午茶，有时是公司食堂、有时是报社后的印度茶档，言谈间，他说起学佛经历，句句菩提，并多加鼓励，那时，我是因缘未成熟，想起往事，对他是心存感激。

学佛后，更相信缘份了；认识太太后，从岳母口中获知，原来何谨曾是邻居，转一个圈，真的是缘起不灭。像何谨，喜欢广结善缘，从报社，到创办《福报》杂志，他善以文字结缘，尤其是后期，都是缘结善知识，以文传法，功德无量！

何谨离开了，带给我的启示很深，对于生命有更深一层的思考。或者是我们平时都忽略了生命的有限，也不愿深入探讨及面对死亡，我们都不在意，不在意身边的人事物，尤其是家人。

我们应多珍惜当下，我们的生命在呼吸之间，一口气就定了明天或来生。惜福、感恩每一天，每一个人。

愿以一句：阿弥陀佛，回向予何谨。“人身难得今已得、佛法难闻今已闻”与大家共勉！

《摘自：尤方进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/10/01》

### 一生长 闪耀光辉

何谨走了。走得那么突然，走得那么令人难以置信。年方 44，身强力壮，突然辞世，叫人惋惜不已。虽说缘生缘灭，世事无常，生死难免。然而眼看一位年轻有为的护法居士突然西归，心中难免哀伤。

因为佛教，我们有缘相见，有缘切磋。可惜，他的最后一程，我却无缘相送。9月17日，我在茶点时间翻阅《南洋商报》时，无意间看到他的相片，再仔细一看，相片底下竟是：陈和锦先生，又名何谨，日前辞世……。日前是何日？我刚从日本回来，错过了有关的新闻，不知何谨何时往生，何时举殡？我赶忙联络朋友打听，才知他的遗骸已在当天早上荼毗了。

何时认识何谨？我已不记得。只记得他在《南洋商报》当副刊主任时，我们有了一些来往。他为人诚恳老实，温文雅儒，待人接物，彬彬有礼，十足是个文化人。他谈话总是一字一字，清清楚楚的徐徐道来，语气总是那么温文有礼，令人觉得很舒服。他办事认

真，条理分明，从容不迫，给人一种稳重、清晰又温馨的感觉。

后来，他和朋友合办《福报》，误以为我是个会写文章的人，竟向我邀稿，我也勉强凑上几篇。有好几回，我把草稿直接投进他家的信箱里，我们住在同一个花园，算是邻居。

他和秋红曾到我家作客，讨论提倡佛化家庭的事。这对模范夫妇，一同从事文化事业，一同学佛，一同提倡有机食物。夫唱妇随，恩恩爱爱，真叫人羡慕。他们一家大小也持素，真是模范佛化家庭。

我很佩服他的精神与魄力。当他告诉我他要办《福报》时，我替他捏了一把冷汗。佛教刊物可不是那么容易办的，大马佛教的刊物，每家都是赔本的，都是靠一些大护法的布施来维持的。当时的佛教期刊，每期出版两千本都卖不完，他却雄心万丈，一口气要出版1万本。他告诉我，要办一本健康的家庭刊物，要为佛教刊物开拓新的景象，要为净化社会人心献绵力。他把这理念化为现实，今天的《福报》，就是这样的一本刊物。

后来他又写了《大宝法王传奇》。我出席了此书推展礼。他为此书到世界各地搜集资料，态度严谨。最近他又协助佛青总会筹办2004年世界佛教论坛，可惜壮志未酬。他对佛教文化事业的贡献，令人赞叹。

何谨走了，留下了他的理念、精神。他的一生虽不长，却闪耀着光辉。我们都怀念他。愿他华开佛国，莲生净土。愿秋红及孩子们节哀顺变，收拾心情，坚强的活下去。

《摘自：洪祖丰（马佛教弘法会会长）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/10/01》

### 佛教情怀 居士典范

9月13日，接到消息，得知和锦往生了。

当时我内心直接的反应：“走得太快了！”

“若他能活久一点，对佛教、对社会都将是好的”。

那是因为，在我印象中的他，是一位关心佛教、关心社会、主动制造因缘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佛教的热忱佛弟子。他的性格直爽，并乐于跟他人分享所学。只要他有因缘发现某位佛教的善知识，他不但会主动的去“追踪”以及亲近该善知识，更难得的一点即是他会恳切的把所发现的与更多人分享。不难理解，当一个人从佛法中获益越多时，他所得到的法喜与幸福越能驱动他从事更多的善行。如此一来，自然的，他打从内心就会想到要与他人分享自己内心所感受到的法益。

这些年来，我也曾被这般的“追踪”过。从《南洋商报》佛学《慈航》版到《慈悲》至今日之《福报》；无论是访谈、文稿、座谈会等任何方式，他都不惜劳苦的提出邀请，目的只是纯粹的为了得到一些珍贵的佛法报道，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正确的佛教。他这一番善良的用心，正反映出他“关心佛教、关心社会”的情怀。

另外，值得一提的，无论对于南传、汉传，或是藏传佛教，他都给予相当的尊重。记得

在创刊《福报》，来电邀请我写专栏时，他曾说过，《福报》的报道，只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“本土”的佛教与善知识，从中获益。单纯的话语，热切的口气，不难听出他对社会与佛教的关心。

丧礼那天早上，前去慰问他的遗孀秋红。

“他走得太快了，太突然了！”见面的当时，我们彼此都有这同感。

秋红还说道：“和锦是属于大众的，那是因为他乐于与大众结缘。因此，其丧礼虽以佛教仪式来进行，但却没刻意的去安排或邀请特别的人物来主持，一切随缘就是了。虽然如此，令人感到安慰的，是四方八面的人物都很主动的前来问候或诵经祝福。”这是多么有智慧的反应呀！

对失去生命另一半的秋红而言，若是少了佛法的指引，她将像一般的寡妇一样，真的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“无常”。反思一下，也正因为是突如其来的缘故，才能考验自己在学佛后，对佛教中的无常信念有多强。在谈话中，秋红淡然的说道：“这就是和锦的因缘。只可惜他走得比较快了一点。虽说如此，从他的身上，我体会到了因果的真实性；因此，心里也更坚信佛法中的道理。”

也许，不少人会因为和锦的早逝而不能接受，并说：“为什么好人常做好事，却那么早就离逝？”其实，若人们了解了佛陀所说的无常道理，明白了所谓的“因缘成熟”，即不难接受这种无常的事实。每当一个人对无常体会越深，对业报感受越强，他会珍惜其有限的生命，尽其所能去完成未完成的善法。生命的短促虽能限制我们做更多的善法，但是，佛法重视生命的质多于量。因此，身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，应善用此身“行善修心”；好好的在每一分、每一秒中去珍惜此“生”，好好的去“活”，好过无意义的漫度长命百岁的一生。

## 醒悟到生命的无常

佛陀告诉我们人身难得之理，但这却不是一般人所能真正体会到的。众生往往都是在见到他人离逝时，才突然醒悟到“生命的无常”。更甚的，有的乃至要等到噩耗降临到自己身上时，才感受到生命的珍贵。确实，人身是非常难得的，可是“听来的，看到的”无常现象，对一般人而言，其后发性较难持之以恒；这都是因为外在的无常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是不够刻骨铭心的。秋红说道：“和锦离开了，接着的是我如何去适应另一种生活方式”，她不只是能接受这无常到来还能去面对未来的日子，可说是“无常，更有效的生活在每一天里”。

为何仍有一些人对无常不够刻骨铭心呢？探其原因，也许人类是善忘的动物。对于无常的法则，人类是善忘的；对于善法的行持，人类是善忘的。可是，人类对于物质的追求却能恒常铭记在心，对于过往的怨仇却能念念不忘，这是多么讽刺的人生呀！诚然，这样的人一旦真的处在生死边缘时，才恍然醒觉到生命即将结束，内心毫无准备，手忙脚乱就是了。

相反的，若一个人能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是见闻觉知都能时时刻刻的忆起“无常”法则，并醒悟到“人身易失”的道理，进而依据各自对佛法的信念，积极行善修心，改善自己的

行为，提升自己的心灵，这样的人生将是非常有意义的。相信和锦他对无常的体会自有他一番的经验。

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，令我洞察到一个世间的现象。现代的人总是如此，“平时不来访，病时才来看”；平时“忙”得无法见面时，此时却无条件相见。虽然，这样的举动，也是一种关心，也是一种温情的表现，而且还能感动他人的心，但是，时间未免太短、太仓促了些吧！他人病时是如此，“死时”更不必说了。再多的温情展露，也惟有留给遗体旁的活人看；已离逝的主角再也无法看到前来瞻望他的友人了。

反省一下，我们是否应该积极一些，在彼此“未病时，未死时”的时刻，为身旁的有缘众生给予关怀与爱护。此举，不但能为自己培养一颗关怀他人的心，同时也更能感动他人。这样的人间温情也将更实际。

躺下的和锦，不再醒来；已逝的他，不再回来。留在人们心中的，只是他的身影，以及他那份“关心佛教，关心社会”的情怀。

生命的真相就是如此，时缘到了，谁也挡不开。瞻望他的遗容，微微的带着一丝安详的笑容，仿佛在笑傲人间。该做的，做了即令人心安；不该做的，做了却会令自他都不安；因果就是那么的实在。

深深的，祝福他。愿他一生所行的善法能圆成他的心愿，更愿他那份对佛教、对社会的情怀与行动，能成为后人的模范。

《摘自：开照比丘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/10/01》

## 何谨佛教小品文 4 篇

### {1} 修行

久违的朋友，一见面取笑说：“听说你现在六根清净，晚上不应酬，闭起门来修行，也不理外边风花雪月了。”

一谈修行就惭愧。

没有一根是清静。

学佛一定要修行，修行就是精进用功修正自己的行为。凡夫俗子如我，习气重，又散漫，杂念太多，静坐时一颗心也难安住，时常仍受贪嗔痴牵制，只会打口头禅，为文字障纠缠不清。

文人学佛，易犯毛病，即是读了几则禅语，就以为很有灵气，其实本身一如六祖慧能指月喻中，执着於指的——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，但手指却不是明月，看月也不必一定要透过手指。

当我听到友人批评这个和尚太庸俗，那个和尚不亲切，还嫌不会吟诗作画时，就觉得很难过，这未免太主观太苛求了，犯了对僧宝不敬的口业。须知出家也是在修行，一日未成佛难免欠圆满，更何况各师各法，各有各渡，别老以为自己是苏东坡，非要找位佛印

来结交，那只不过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向往。

口讲漂亮，疑问多多，却不彻底去做，还不如一位拜忏的老太婆。老太婆虽然目不识字，可是虔诚念佛，一心不乱，心佛相依，比你舞文弄墨功德更加大呢。

近来读到广钦老和尚开示录，一句不要问这么多，老老实实念佛，犹如当头棒喝！

不敢妄谈修行，一切我今皆忏悔，只求老老实实念佛，踏踏实实做人。

## {2} 颠倒梦想

梦怕秋时断，春从醉里回。

梦最耐人寻味，疑真似幻，往往令人神魂颠倒。

一次与朋友聊天，扯到梦时话题没完没了，原来对方正受梦境牵引，心生圭碍，患得患失，突然杀出一个难题：你的梦有颜色吗？

我吃吃的答不出来。噩梦发了不少，每次都是紧紧张张，惊悸追逐，从没注意它是黑白或七彩银幕上映的，自忖下一回发梦可要特别留意了。

说也奇妙，当晚即发一梦，卫塞节的花车游行，车上供奉释迦牟尼佛像，眉如初月，耳大垂轮，面容圆满洁净，神态庄严之中又带慈悲，令人见了心生法喜。而佛像背后的法轮放射万丈光芒，金碧辉煌，为之目眩，证明了梦境果然有色！

后来读到一篇专家言论，将梦分成黑白与彩色两类，凡是常梦黑白的人平凡庸俗，梦见七彩的则天资聪明，出类拔萃。

以此推论，我梦中有黑白又有七彩，究竟该列为什么，是否还有一类差不多先生？

专家中的专家弗洛伊德，视梦为心理研究的基础，他若没死应该去研究龙的赌徒，他们梦见飞机有号码，梦见老虎有号码，梦见老鼠也有号码，可能是数字奇才。

另有爱唱“人生如梦”的，他们以为一切虚幻，醒来成空，凡事不必太认真，为自己寻找逃避的藉口，这种人睡着未必有梦，醒来梦呓连篇，浑浑噩噩混日子，大可称为白日梦游症。

世上没有谁能驾驭梦。日有所思，夜未必有梦，就算碰巧成梦，也未必实现的，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做人，远离颠倒梦想为妙。

## {3} 金龙山上听钟声

我体悟到暮鼓晨钟的滋味了。

在金龙山受戒的5天，过得比上班时更加的充实紧凑，凌晨4点听到喀喀喀的打板声，

我们就要摸黑起来洗漱，穿海青排班上殿，这时钟声响了起来，伴着赞钟偈的歌声，悠悠扬扬穿越宁静的山林。

每晚，做完忏摩回寮休息，打板声一响，就立刻熄灯休息。

一整天的讲戒演礼后，大家都很疲累，尽量争取时间休息，以应付明日的功课。躺在地板上，还没阖上双眼又听见钟声了，还有那雄浑的男声唱“赞钟偈”，调子听起来让我联想起刚买的那卷《寒山寺》梵唱，张继的诗：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诗人夜泊时，让钟声击中心灵，谱出的绝唱使后人对这钟声悠悠神往。

最后一晚，我和几位师兄听到钟声，不约而同的说要去看那一只钟。

我们爬上了钟楼，发现原来是那位年轻的香灯师在撞钟。从中国订制的钟好大好大，他要用一条粗拙的长柱，力道及速度控制得宜，缓缓的一推击中，始发出哄亮巨响，而且余音绵绵不绝。

我暗忖这是最好的磨练功课。一些人常讥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，这语气带着无可奈何，得过且过，换他来撞一撞看，恐怕没三两下就手酸脚软顶不住了。

撞钟，要用最虔诚的心情，用最雄壮的力道，才能撞出庄严的意境。

更难的是要日日坚持，日日精进，年轻的师父心里只有“赞钟偈”，对围绕旁观的我们视若无睹，连眼角也不瞄一下，仿佛进入无人之境，钟声在楼阁回响，在空间荡漾，总有一天会唤醒昏沉的心灵……。

#### {4}谁能预定死期

崇山禅师病发，急召救护车抢送入院。

禅师的秘书一路陪同，忧心忡忡，禅师躺在推床，看在眼里，轻拍他的手背说：别担心，我还没死，这只是一场彩排罢了！

死是没有预告的，没有一个“死线”（Deadline）可循。

我们在工作时要订下死线，这有助控制工作，提高效率，确保赶在既定的期限之前完成，经验证明死线是非常有效的，比如这一个专栏若没截稿时间，肯定会出现脱稿现象。

我们的生命若也有死线的话，你又要如何运用？当你知道只剩半年的生命，你还要庸庸碌碌的找钱吗、你还要为芝麻绿豆与人结怨吗、你还要忙得跟爱人一天见不到两小时吗？

问一问自己吧，还有半年的光景想做什么。人生的优先顺序就要重新排列及调整了……可叹的是，当医生宣布（或宣判）只剩半年光景时，已是躺在病床上，痛苦的受病魔纠缠

缠，一切都变得有心无力，甚至是神志不清了。

当你一口气吐出去后，又吸不进来时，就要跟此生拜拜了，可是我们何曾关注吸呼的一进一出？

西藏有一句谚语说：明天或来生，哪一个先到我们并不知道。

我们既不知道，更要珍惜每一分一秒，智者都晓得让身心溶入当下，不为过去和未来忧虑，还是舒舒畅畅的呼吸吧！

《摘自：何谨—平凡心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/10/01》

### 水珠虽小，心意颇浓

何谨在《平常心》的文章，有的是从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能见到或读到的小事，感悟到一个现代人应该选择的精神皈依和行为方向，有的是把自己见到或读到的佛家高人的种种行径进行恭敬地描摹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恩之情和关爱之心，近乎是用一点一滴的水珠，在清洗着蒙尘的街道，滋润着干渴的土地。水珠虽小，心意颇浓。

和锦先生的文章风格，也像他已经抵达的人生境界，显得淡泊平和，叙事说理绝无宣教架势和夸张成分，甚至连一般写作中很难避免的造势、铺陈、渲染也拒绝采用，一派温和，一派淡然，如喝绿茶，虽无浓味，却在似有似无的浅色中用一种看不见的香气把人裹卷。这种以平常态和平常心的方式，不是初学写作者能轻易抵达，令人歆慕。

《摘自：余秋雨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/10/01》

### 飘着淡香的龙井

在浩如烟海的专栏小品中，偶尔会出现一些平易朴实，内蕴深厚的文章。这些文章敏于思辨，见解独到，鞭辟入里，发人深省，值得细细玩味。何谨的专栏小品，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。

何谨的游记小品除了让读者随着他的思维，进入作品的境界中，仿佛身临其境之外，也同时让人分享他内心的情韵与感受。

何谨从平凡的生活中找寻创作的素材，往往能见微知著，通过一些生活细节的描述，将别致的感受与独到的见解烘托出来，题小旨大，立意深远。

何谨的小品最大的特点是淡远。喜欢文采绚丽的读者或许觉得味道不够浓烈，就像喜欢喝浓咖啡的人或许会认为龙井味道淡薄。苏东坡在论及审美的趣味时，曾经说过深得我心的话：“大凡为文，当使气象峥嵘，五色绚烂；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”李泽厚在《华夏美学》这本书里剖析韵味与冲淡时强调：淡，或冲淡，或淡远，与禅意密切相关，并且是后期中国诗画等文艺领域所经常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。

读何谨的小品，如静夜里独坐高楼茗茶，俯瞰万家灯火闪烁，整颗心幻作杯里的茶叶，轻轻舒展，那么淡泊，那么宁静，那么安详！

《摘自：何乃健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/10/01》